第十二战 力量手套

几分钟后，安容与手上也拿着个盒子下来了，只不过没有像言澈那样进行了简单的包装。所以言澈第一眼就看到了这是什么东西——一副降噪耳机，而且是非常昂贵的那种。

安容与解释道，不能光给爸妈分红，言澈也是大功臣，所以不允许他拒绝这份礼物。而且实验室那台大机器实在是太吵了，有了这副耳机就能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言澈目光变得温柔又感动，收下了那份礼物，又摸了摸安容与的头，说：“下次别给我买这么贵的礼物了，好好存钱。”只是这次摸头显得更加费劲了——大概是对方又长高了。

安容与见言澈作势要摸头，十分自觉地稍稍颔首，然后忍着笑说：“哥，都听你的。”

接着便目送着言澈一直到那个熟悉的拐角。

直到安容与洗完澡，他爸妈才提着几大袋子瓜果蔬菜回来了。他边擦着头发边把两份礼物悉数呈上，二老先是震惊，后来便欢天喜地地去各自试用了。

借着这个机会，他也终于知道自己亲妈平时会化淡妆，而口红一般就涂那种颜色很淡的润唇膏。原本她也打算借着最近这股子美妆风改变改变形象，没想到还没等到自己出手，便从终于开窍了的亲儿子那里收了一盒子口红。

里里外外将那礼盒与口红拍了十几张大特写后，美滋滋地发了条朋友圈，就乐呵着上购物网站挑收纳盒去了。

而他亲爹则是把家里所有西装裤都翻了出来，一条一条穿上，然后系上那条皮带，来回折腾了两个小时，才笑嘻嘻地出来说了句：“乖儿子，这条皮带真好看。”

在阳台上吹了会儿风后，他躺在床上，也不知道言澈喜不喜欢那个耳机，思想斗争了很久，电话最终也没拨出去。随意翻看了一下手机，发现他爸妈人手一条朋友圈——

【养了17年的小狼崽子终于开窍了，挣了钱还知道孝敬两位老人家。[微笑]】配了9张不同角度的礼物照片。

【乖儿子长大了，挑礼物的水平不错！[流泪]】配了一张皮带照片，一张从相册里拍的百天照，还有一张白天出门前从阳台上偷拍的高大背影。

安容与看着这两条朋友圈真是心情复杂、哭笑不得。分别点了个赞后，才想起来言澈送的键盘还没动过，于是一个激灵从床上爬了起来，将那透露出可爱气息的粉色键盘连接上了电脑，试了试按键的反馈。

除了颜色令人有些难受外，这键盘可以说是完美——灯光方案都有十几种，每种都各自精彩；按键压力适中，不太吵也不太硬。

啊，他真是太棒了。

学着爸妈也发了一条朋友圈：“最好的礼物。”搭配了9张不同角度的键盘图，然后攥着手机就睡着了。

等第二天起床，他才发现昨晚凌晨1点多，言澈竟然也发了条状态，正是那副耳机，配字：最棒的礼物。安容与就这么捂着手机，傻乐了快半小时，最后连篮球都没打成。

而接下来的日子则是日复一日的三点一线，非常单调和规律。所幸每周只有一天见不到言澈，还被他多次以“哪儿哪儿又新开了一家美食店”为由三番五次地约出来，就这么心怀鬼胎地过到了期末。

考试前的最后一个周末，言澈依然尽心尽责地准备了本学期所有科目的考点和题型。每个大考的前一周，言澈都会用上整个周末的时间来讲这些资料，尽管安容与全家都没有更高的期望，但他还是会穷尽一整周的时光，来总结这六本教科书。

于是这几日的言澈，又是肉眼可见的憔悴，安容与心疼不已，总是听着听着就走了神。期中考试的时候，他自觉已经到了人生巅峰，再努力恐怕也前进不了几名，于是便和言澈说，保持不退步就行了，还顺便又下了一个赌约：如果这次排名没有退步，就一起去新开的主题公园。

言澈倒也没说什么，这段日子他看在眼里，心里对安容与目前的实力还是有数的。毕竟每天用在学习上的时间有限，和那些只睡三四个小时的疯子差太远了。

课讲的差不多，安容与借着倒果汁的机会开始打探言澈的寒假安排，他毕竟不是本地人，过年应该还是要回家的。

没想到言澈连头都没抬，淡淡地说了句：“买到票就回去，买不到就算了。”

如果言澈留在这，那岂不是可以邀请他来家里过年了？但他怎么总是一副不太想家的样子呢？

安容与心中疑惑万千，但也不好意思直接开口问，只当是人家有难言之隐吧。于是单方面跟言澈约好，如果实在买不到票的话，就来家里一起过年。

期末考试也不算太难，比期中要良心多了，所以拿到试卷和排名时，安容与也很淡定——总分520分，刚好250名，可以说是非常吉利了。

去拿寒假作业那天，他依然是一路小跑带着试卷就去上安大学找言澈了，只是这次没忘了带上一杯果茶。

透过那扇玻璃门，言澈正戴着那副耳机在敲着键盘，他深知降噪耳机的实力，于是赶紧打了个电话过去。

暂时不用备课的言澈看上去精神多了，显然是不用熬夜的结果。他的实验好像也进入了关键时刻，参数调的差不多，就差再多运行几组数据，测试下性能。

而实验室一直到过年前两天才正式放假，初七便又让人回来做项目，简直比上班还要累。安容与趁机一问，言澈果然还没买票，也不知道是真买不到还是忙得忘了买，看来今年真的要一起过年了。

安容与来的凑巧，言澈正打算叫外卖，被他三两句就骗到了学校旁的美食街共进午餐。两人就在这依稀泛着油光的木桌上计划起了主题公园之行。

这主题公园是去年十月时建成开放的，主打影视作品中的各种角色和超级英雄，还有很多惊险刺激的娱乐项目，可以说是老少咸宜，因此无论工作日还是节假日，人都很多。

而游乐园非常大，一天之内很难玩个遍，所以在园区内的几个不同方位，分别修建了几家特色酒店，以供天南地北的游客吃饭住宿。

为了避开寒假和周末的高峰，两人决定周二去，住上一晚，周三看完表演再回来。本来按照实验室的放假安排，言澈这天是不能走的，但他赶在上一个周末把现阶段的任务全部做完，便和老师请了假，说想早点回家。而那位平时一毛不拔的导师，这次竟然破天荒地答应了他。

酒店房间定好后，安容与整个人都轻飘飘地像要得道成仙一般。虽然只是一件双人房，但时隔一个学期，又能和言澈住在同一屋檐下了，光想到这里，他就兴奋地睡不着觉。

因为正值隆冬，所以准备一件换洗的内搭、内裤和袜子就行，外套、长裤都可以凑合，这样就可以轻装上阵，只需再带上足够的钱。

两人定的房间在公园东边的星际主题酒店，整个酒店都是一种超现实的设计，让人住在里面都像是在进行星际旅行一般。而那一片的娱乐项目也都与太空有关，是他俩这次的重点体验目标。

就着公园的官网地图，两人决定从西大门进去，逛完西区后往北区走，这一片主要是为了儿童设计的，其中大部分的娱乐设施并不适合两人，但是也不妨去看看。之后去酒店放行李，如果有时间的话再出来逛东区。第二天先把东区耍完，接着去南区，看完表演后从南大门出来，坐地铁回家。

言澈果然是计划通，不仅连请假都搞定了，还把行程制定的满满当当。安容与只觉得和他出去旅游一定很舒服，什么都不用想，跟着玩儿就行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临行前一晚，安容与又一次在衣柜前苦大仇深——出发的一整套搭配已经买好了，但是里面要换的内搭还是个问题。

再三思考后，他带上了一件加绒的素色卫衣，挑了一条看起来很成熟的内裤，以及一双舒适的厚袜子。

不知道从什么开始，两人的约定地点变成了安容与楼下。星期二一大早，言澈便准时出现在了楼下的花坛边。两人每次出游的搭配都莫名默契，简直就像是事先商量好似的，安容与也忍不住窃喜。

他今天还非常心机地戴了一条围巾——他根本就不喜欢围巾，总觉得勒得慌，他心里的小九九是等到言澈从过山车上吹完冷风下来时，顺手将暖暖的围巾不着痕迹地套到他脖子上去。

挤上地铁后，估计要坐上一个半小时才能到，加上中途转乘3次，实际应该要两个小时以上。所幸两人8点就出门，倒也不会太耽搁，只是恰好赶上了早高峰，安容与的小心脏在跟随人潮涌动着往言澈身上蹭的时候七上八下。

按理说冬天并不是去游乐园的好季节，很多涉水的项目玩起来太冷，而比较刺激的项目又会因为在半空中吹大风而太冻。不过既然来了，安容与必定要带着言澈去爽一爽，虽然他都还不确定自己会怎样，但就是一心希望言澈会受不了，然后一头栽倒在他怀里。

两人在十点半到达西大门，领了定好的票通过层层安检进入园区。说是旅游淡季，游客并不少。而且这天阳光明媚，懒洋洋地洒在游人身上，十分暖和。

西区的主题是惊险刺激，挑战人类的各种身心极限。穿云过山车、双塔飞柱、超级大摆锤、跳楼机、无敌海盗船等等令人闻风丧胆的大型器械都在这里。随意游走了一会儿，安容与便不怀好意地拉着言澈来到了穿云过山车的排队处。

毕竟还是淡季，排队用的S型路障只占用了不到四分之一。安容与眼角含笑，问道：“哥，这个你怕吗？”

“我没问题，你呢？”没想到言澈回答的非常斩钉截铁。

“我也没问题，走吧。”安容与心想：哼，就算你不怕高，可是冷总是抗拒不了的，就等着我特意买的蓬松围巾吧。

安容与上次来这种游乐园时才12岁，年龄问题导致爸妈不让他乘坐任何此类项目，他自己也没什么想法。所以这次其实是第一次坐过山车，本以为自己艺高人胆大，天塌下来都压不死他，结果在听到上一批人地鬼哭狼嚎后，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而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在那波人下车后，其中的两个青年男子径直在他面前吐了出来。只见那两人如风中残烛一样，双腿抖似筛糠地从座位上艰难挪了下来，还没等站稳，便哇的一声吐了个天翻地覆。

这对在场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精神打击，而当安容与眉头紧锁时，扭头看了一眼言澈——他竟然在捂着嘴偷笑！这是何等的心理素质。

虽然安容与一向坚信言澈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但他刚才却是真的认为言澈那句“我没问题”是硬撑着的。看着那脸色忽青忽黄的两人被送到了出口后，安容与默默放下书包和围巾，跟着言澈走上了……第一排。

大家显然都感受到了过山车的威力，不约而同地让出第一排的宝座，结果言澈二话不说就笑嘻嘻地拉着他坐了上去。

任他现在是个身高一米八，体重一百五的精壮少年，此刻也是头皮发麻地静坐在冰凉的安全座椅上，心里仿佛也吹起了冷风，拨凉拨凉的。

在确认了每个游客的安全措施都正常运作后，工作人员拉下了电闸，过山车开始缓缓向前移动。与其他过山车不同的是，这个穿云过山车直接修建在一个山坡上，自带的落差让其在刚出门时就是一个惊险的垂直下坡，没留给人任何缓冲的时间。

咔哒咔哒前行了不到10秒，安容与眼睁睁看着车头一点一点向下沉去，还没来得及反应，就感受到了自由落体的恐怖感，紧接着难以控制地闭上了双眼。

因为不想在言澈面前吓到尖叫，他死咬着嘴唇，听着身后一阵又一阵的狂啸，想看看言澈现在的表情又害怕得睁不开眼。

“容与，容与！别闭着眼睛！很好看的！”一向说话轻柔的言澈，此刻正扯着嗓子在安容与耳边吼着，因为风声实在太大了。

安容与竟感觉到神兵天降一般，猛地睁开了眼，此时他们正处在一个360°的大翻转中，马上就感受到了垂下来的卫衣帽子。可惜没有镜子，不然他能被自己此时惨白的面色吓得不轻。

努力看了言澈一眼，只见他竟笑得很开心——不，已经可以说是笑到癫狂了。尤其是身后的人尖叫声突然变大时，他就会笑得越发激动，安容与都担心他会不会就这么笑到岔气。

到底有什么好笑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此时的安容与能忍住不叫就已经是奇迹了，最后更是任由这疯狂奔跑转动的小列车将他左摇右晃，折腾了好几分钟后才终于慢慢驶回了出发点。

毫无征兆地又有两个人吐了。比上一轮的那两人更急切，列车刚停稳就打开安全带冲了出来。

安容与也只是勉强稳住了心神，腿有些软地走了下来，背上了书包就要把围巾往言澈脖子上套。

“哥，冻坏了吧。”吃了熊心豹子胆的安容与竟然无比自然地把手放到言澈脸上捂了一下，装作是在感受他的温度。

“还好，围巾给我了你怎么办？”言澈也丝毫没有觉得排斥，作势就要去摸安容与的脸。

“我……我刚出汗了。”为了防止言澈把围巾换回来，他开始强行扯淡。

“冷了说。”言澈不再拒绝，还紧了紧那缠绕了两圈的围巾，缩着脖子捂了一会儿。

安容与的内心此刻呼喊着：啊啊啊啊啊那条围巾绝对不会再洗了！

散了会儿步，两人都恢复了不少——其实言澈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脸稍微冰了一点。安容与回过神来问道：“哥，刚才你在笑什么，那么开心？”

言澈想也没想就回答：“他们叫得太惨了，我觉得很搞笑，所以……”说到这，又忍不住捂着嘴笑了起来。

待他笑了个够，两人开始商议着下一个项目。

有了过山车的惨痛经验，安容与心里盘算着无论如何也不能去坐跳楼机，其他的项目倒还能勉强接受。

“好像去超级大摆锤比较顺路。”他赶紧抓住机会规避风险。

“行，那咱们去玩那个吧。”言澈依旧笑得十分温润。

没过多久便走到了目的地，排队的人比过山车那儿多了不少，看来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头硬想去挑战自我。

比起各种在空中翻滚又垂直降落几十米的过山车来说，大摆锤真的可以算是碰碰车级别的了，虽然也能体验到失重带来的不适感。

之后的海盗船、风火轮、水龙洞等都可以说是毛毛雨，基本上连不适感都没了。两人玩得正开心，肚子饿了。找了家快餐店，吃着价格是外面两倍的清汤寡水，匆忙填饱了肚子。

安容与解释道：“哥，刚吃完饭，还是别玩刺激的项目了，咱们去看看风景？”边说边眼含期待地望向了言澈，生怕他搞事。

“好，你想看什么？”言澈可能也已经感觉到了安容与坐完过山车后受到的冲击，很给面子地没有想让他再出糗。

简单商议过后，两人决定前往西区最后一个项目——惊魂屋，然后再前往北区。安容与心想，怕高是天生的，这辈子恐怕都改不了，但是人工制造的鬼屋，总没什么可怕的吧。

十几分钟后，从惊魂屋里黑着脸扶着栏杆出来的安容与，真想狠狠甩自己一巴掌。里面并不是简单的昏暗与静物，而是真人扮演，会在人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时候突然蹦出来，这回，安容与再也管不住自己的嘴，好几次被吓得叫出了声，身上的冷汗也是一阵接着一阵。

言澈显然也没有了坐过山车时的淡定，刚进去没多久，两人就已经缩着脖子紧紧搀扶在了一起。比起安容与来，从头到尾没有叫出一声，真是个狠角色。

结束了一惊一乍的鬼屋之旅后，终于把两天行程中最恐怖的四分之一熬了下来。一想起马上就要去充满童趣的北区，安容与就感到如释重负，走路的姿势都更加轻飘飘。

北区的建筑大多是北欧童话风，看得人心情舒畅，也勾起了内心深处那早已进入沉睡的童年记忆。

先是参观了仙境迷宫，又去漫游了童话世界，两个大男人混在一群学龄前儿童中，煞是醒目。虽然大部分儿童项目都有年龄限制，不过也有少数几个是全年龄适用的，比如——旋转木马、雪夜茶会、小小飞行员等。

安容与以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电视剧上的人会觉得坐旋转木马很浪漫，但当言澈带着他一前一后坐着相邻的漂亮大马之后，看着那张温文尔雅的笑颜一上一下地回头看着自己，他只觉得年轻的自己是多么的不懂事，他甚至感觉言澈身旁冒出了五颜六色的泡泡。

可惜美好的时光总是如此短暂，木马转了几分钟后，随着音乐戛然而止。意犹未尽地从马上下来，安容与又迫不及待地拉着言澈去坐大茶杯，还美其名曰“寻找童年的记忆”。

之后的这个下午，安容与感觉自己度过了17年间最开心的几个小时。他和言澈坐在各种慢悠悠行进的小空间内，放肆观赏着对方的每一个表情变化。他只恨自己不能全程录像，眼睁睁地让这绝妙的一颦一笑消逝在时间的洪流里。

在去酒店的路上，两人随便吃了点晚饭，在景区内自然是不指望能吃的多好了，大概填饱了肚子，便朝着酒店走去。